

散文卷②

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

闲云之约

金波 樊发稼 安武林 主编



YZL10890121448



新时代出版社
New Times Press

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

闲云之约

散文卷二



金波 樊发稼 安武林 主编

朱效文

朱效文，儿童文学作家、诗人，少年儿童出版社编审，《中国儿童文学》季刊执行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。

出版有小说《竹凤凰》、《青春的螺旋》、《洪荒少年》、《闯入我生命的青春阳光》、《你知道我是林妖吗》，童话《冰雪摩天大楼》、《纸人国》，诗歌集《寻梦少年》。



曾获上海市儿童工作白玉兰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大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等。

新时代出版社

New Times Press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云之约/金波, 樊发稼, 安武林主编. —北京: 新时代出版社, 2009.8

(当代儿童文学阅读新经典. 散文卷; 2)

ISBN 978-7-5042-1189-7

I. 闲... II. ①金...②樊...③安... III. 儿童文学—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13541号

※

新时代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邮政编码100048)

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 960×1420 1/32 印张 8 字数 194千字

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-10000册 定价 19.80元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 我社负责调换)

国防书店: (010) 68428422

发行邮购: (010) 68414474

发行传真: (010) 68411535

发行业务: (010) 68472764



点燃一盏灯

安武林

阅读是一件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事，因为每个人都是从童年开始阅读的。从童年开始阅读，就等于开始领略文字的奥妙和文字的精髓了。

文字就像是魔方，按照不同的形式排列，就会出现不同的色彩和不同的声音，从而达到不同的效果。但是，我想说的是，文字是有灵性的东西，它凝结着作家的智慧和心血，感情和才华。

而不同的作家排列在一起，就是一件更有意思的事了。有的人喜欢抒情，有的人喜欢讲故事，还有的人喜欢来点思考性的哲理。不论哪一种，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。

这一套书，文体非常齐全，有小说，散文，诗歌，童话，报告文学，能满足我们不同的审美趣味。而有的作家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他们能写多种文体，且都有出色的表现。

我们之所以把这些作品取名为“新经典”，就是说那些老的经典作品我们差不多耳熟能详了，不是从其他名著中看到，就是能从课本里面读到。而这些新的作品，除了个别的篇章之外，大多数我们可能都没有看到过。所以，它能带给你阅读的惊喜。



南极的风雪远去，南极的冰山远去。

【赏析】

本文很短，但是很精致。作者在刻画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的同时，更向我们表达了她父亲的一片苦心。大自然需要洁净，而人心同样需要洁净。



母亲因此念叨：启智能上初一，不知是怎么读的？他每天和同龄的孩子一样去学校，可学校的老师却“特批”他可以不上坐在教室里，即便是上课的时候。所有的任课老师都跟他说：“启智，你不爱听课的话就到校园去转悠吧，只是记着，就在校园里，别跨出校门”这样，启智就名正言顺地每天去上学却不用上课了。

目 录

母亲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忍不住要想：当启智独自一人在校闲荡的时候，他会干些什么？想些什么？他孤独吗？兴许他会蹲在那棵老榆树底下看蚂蚁打架；或者，转到那间照不到的红屋顶的实验室前，听那沙沙落地的声响；等针叶林上一层的时候，·通红的太阳西下，他不会跑过去激动地想拥抱和树谈心。要知道，启智的学校正是我当年就读的学校，我对校园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。····· 金波/26

我说过，启智有辆粉红色的自行车，他每天上学骑着，到我母亲家几分钟的路也骑着。自行车是他真正唯一形影不离的朋友。同龄人自是不理睬地疏远他，有时候还要欺负他。和他玩得很好的天天也免不了耍耍脾气——每每在他无法跟上天天的思路的时候，天天就负气地把门一关，砰！这个时候，启智就束手无策地站在门外。他双手抚着玻璃门，脸贴在玻璃上，直挺挺的鼻子压成了一堆橡皮泥。他的眼睛盯着某处，迷离的，雾气上升，会跳舞的他就根本看不清。门始终不开。他估摸着是开不了，就骑着那辆沉默的自行车，悄无声息地走了。····· 顾鹰/87

我实在很想知道这样的启智少年；心中是否有苦痛和忧伤。尤其在很多人都不理他、小瞧他，甚至欺负他的时候。····· 舒辉波/100

倒是母亲告诉我一个细节：有一次他照样来找天天玩，母亲就叫他：“你这么笨，读得了书吗？”他很委屈地申辩：“你们都说我笨，其实我不笨。····· 汤松坡/116



听见中国在歌唱	汤松坡/118
献给大自然的歌	岳洪治/122
最糟糕的一次捕猴	沈习武/126
老奶奶的名片	殷健灵/133
茶杯里的风波	殷健灵/139
船没了，走着去	阮梅/144
在亢奋中成长	阮梅/148
最漫长的水底一分钟	肖显志/158
卡门的舞步	翌平/163
趣味小点心	刘保法/171
茉莉飘香时	陈巧莉/175
少年船歌	张年军/180
大地上的事情	陆梅/187
女孩丹尼莎	陆梅/191
北欧剪影	朱效文/194
大漠散记	朱效文/201
遥远的风琴声	徐鲁/210
网思想的小鱼	徐鲁/215
学校旁边一条河	吴然/218
逝去的时光	代士晓/222
气度	北董/229
面对贫寒	北董/233
草原·森林	张锦贻/239
背苞谷的孩子	马及时/245
我走入的诗境	林卓宇/248



张抗抗

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，一级作家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已发表小说、散文共计五百余万字，出版各类文学专集六十余种。代表作：长篇小说《隐形伴侣》、《赤彤丹朱》、《情爱画廊》、《作女》、《张抗抗自选集》等。

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优秀中篇小说奖，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，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，第二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、庄重文文学奖等。

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日、俄文，并在海外出版。曾出访南斯拉夫、德国、法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俄国、马来西亚、日本，进行文学交流活动。



来了，“滴铃铃……”，突如其来的铃声惊扰了好梦。

六岁的小天天娴熟地跑去开门，口中念念有词：又是启智，启智来啦！

这个叫启智的少年正单脚着地，坐在一辆粉红色自行车上。等天天开了门，他慢吞吞支好车子，锁好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闪进来：瘦瘦高高的个头，眼神有些飘忽，你注视他时，他就眼睑向下，小心翼翼避开你的视线。等你一个不留神，他就溜烟和天天跑到哪个角落去了。

谜面：九十九

他是谁？怎么一个大男孩和六岁的天天玩在一块？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告诉我：他是河对岸老顾家的外孙，念初一了，和你表哥的儿子陆琪同一个班，只是他是弱智，同年龄的人都不睬他，他就三天两头来找天天了……

这个叫启智的少年，原来是弱智——哦，对了，事实上他不叫启智，他真正的名字叫宏辉，一个在乡村俯首即拾的名字。“启智”是我在回到熙攘喧嚣的城市后，忆起乡野的点滴，突然冒出的名字。（我的第一个短篇《启智的世界》，即是以他为原型写成。我还清晰记得，这个叫“启智”的男孩在我脑海里跳将出来的那刻，夕阳斜照。我背了包下班，挤上那辆公交车。

我拉着手环，站在叮当叮当的车厢里，车子转弯的瞬间，金色晚霞扑过来，门铃尖叫，是那个爱丽丝爱丽丝……听到第三遍，我终于想起来，这个暖暖的披了一身。我脑海里突然跳出一个人：智障男孩启智……）星期六的上午，爸爸妈妈都出去了，此刻，家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别人。

是的，我愿称这个马上就要升初中二年级的男孩为启智。这带点美好愿望的味道——虽然他弱智，可我希望（又何尝不是他父母的希望），通过启发他潜藏的智力，让他慢慢和其他孩子一样起来。奇怪的是门铃并没有人，门铃却还在继续响个不停。我知道了，这个接门铃的人，身高低于猫眼的位置，噢噢，这么说，肯定是秋一这个家伙了。

自然这样的希望多半是失望，他的智力仍然停留在孩提时代——这么说我一边开门一边大叫：“蚯蚓蚯蚓你烦死了！”

吧，他连 $1+2=3$ 这么简单的算术题都不会做。我姐姐上幼儿园的儿子天天就果然是秋一。他的头发湿稀稀地竖立，湿衣领软绵绵地耷拉下来，他每次洗过头都是这副样子。“小阿哥来过没有呢？”他站在门口，眼光往客厅里扫射。他说等于4……”小天天说完，很无奈地摇头叹息，那样子令我哑然失笑……

“没有没有。”我说。“小阿哥又不是火车，哪里那么准时呢。”

秋一有点失望，两只脚在鞋垫上蹭了蹭，像是要进来，身子却站在那里不动。

小阿哥是我们这栋楼里的邻居，比我和秋一大两岁，已经考到外语学校去读初一了。小阿哥各科成绩都好，业余时间除了热爱足球和象棋，还有一个爱好，就是喜欢让人猜谜语。他的谜语大多是从网上搜罗来的，因为他家里的电脑装了宽带。而我和秋一，连电脑都还没有。父母已经答应等我上了初中就给我买电脑，而秋一，也许要等到高中也说不定。

所以，小阿哥每个周末从外语学校回来，总要抽空来找我俩玩儿一会儿，然后趁机把他弄来的新谜语让我们猜。他第一次给我们猜的谜语就很难，那个谜面只有五个字“春秋雨绵绵”——字谜，打一姓氏。我顿时觉得眼前起了大雾，模模糊糊地只见秋一扑在桌子上，把“春秋”两个字在纸上写了一遍又一遍，人离桌子越来越近快要钻到桌子头去了。小阿哥笑起来，他说你们第一次猜，我先教你们一点窍门吧：你们看，春秋雨绵绵，就是说没有晴天，春字里头有个日字，日是太阳，没有太阳了，就剩下春字上半的三横两撇了；再看秋字，老是下雨，柴禾都湿了，当然就点不着火，没有火，就剩下个禾木边旁了。那么，把春字的上半部同秋字那一半的禾木，重新拼起来，就变成了另一个字……秋一忽然从桌子上抬起头来，大声叫

与万里长城同行

道：“哦哦，我晓得了，是个‘秦’字！”他使劲捶着我的脊背：“小春小春，你姓秦，我也姓秦，这不是我们的姓嘛，连自家的姓都猜不出，笨死了

你去过河西走廊吗？即使没去过，你也一定听说过，当年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，走的的就是这条道；举世闻名的古丝绸之路，就是从这里起步。它的北面是有趣的，算是智力测验吧，还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能力。我们老师说，关键是要找对方法，要像油井的钻头一样钻到地层里去……”

道，足足有一千多公里长。一路上，时而是大漠戈壁，时而有青青绿洲。



我承认猜谜还是蛮好玩的，尤其是当你知道答案之后，谜面和谜底对拢来，真相大白的那个时刻，噢地一声大叫——真的很过瘾。不过，要猜得准可不太容易，简直可以说太难了。我一听到谜面就会晕头转向，什么字谜语谜物谜名谜，小阿哥每一次都会把我彻底搞昏。你想想，老师布置的那些没完没了的作业，已经把我的脑子塞得一点缝缝都没有了，假如再挤进去一个谜语，马上就被轧扁了，轧得像纸片儿一样了。说实话，我只喜欢谜底揭开的那个时刻，但一点都不喜欢苦思苦想猜谜语的那个过程。

秋一笑嘻嘻地对我说：“噯，小阿哥上次说的那个谜语，我猜出来了。”

我说：“噢，又是打一地名，谁不知道啊——谜面‘航空信’，谜底——‘高邮’；‘一路平安’——‘旅顺’，‘风平浪静’——‘宁波’，小儿科啊，蚯蚓同学。”

“不是不是，不是打地名，是动物名。”

一听动物，我的脑子就发涨。你想想，我们每天从家里到学校，除了小猫小狗，谁见过什么真正的动物呢？没有见过的东西，又怎么猜得出来呢？秋一的外号叫蚯蚓，其实，同学中根本没人看见过蚯蚓，据说，蚯蚓同菜场里卖的泥鳅或是海参有点像。鱼这种动物我们倒是常见，各式各样的鱼，都是在餐桌上认识的，它们从来不游来游去，因为已经被烧熟了。

秋一像背书一样流利地说：“就那个，你听着，‘坐也是坐、立也是坐、行也是坐、卧也是坐’，十六个字，我可以肯定，答案是青蛙！”

我反驳说：“不对，我看像是猫呢，猫咪就一天到晚坐着……”

“但是猫咪走动的时候，就不是坐的样子啊。只有青蛙，睡觉也坐着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同青蛙一起睡觉了吗？”





“我到菜市场去了好几次，每一次去，我都看见它们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睡觉。”

原来秋一为了猜谜，会到乱哄哄的菜场去寻找“动物”啊。我觉得他的脑子有点搭牢。我故意说：“那甲鱼呢，我看甲鱼也是整天坐着的。”秋一涨红了脸说：“甲鱼是趴，不是坐，只有青蛙是坐，我对照过图片了，它的四肢总是弯曲着地的，只有人把它杀掉之后，它的四肢才摊开伸直，不坐了……”

“那是蹲，青蛙是蹲，不是坐。”我坚持着。我们就这样争来争去的，争了好一会儿也没有结果。正在这时候，“爱丽丝”又尖叫起来。我迅速冲向大门，在猫眼里看见一顶橘黄色的帽子，秋一说肯定是小阿哥来了。门开了，果然是小阿哥。小阿哥刚刚踢球回来，深蓝色的汗衫后背都湿透了。我问他，“你难道涂婴儿爽身粉了吗？后背上白花花的一大片。”他说：“给你们猜个谜语：来自水中，却怕水冲，回到水里，无影无踪——打一物。”

我看了看秋一，他正盯着小阿哥汗衫后背上那些白色的东西发愣，后来，他揪住那件汗衫，猛地伸出舌头舔了一舔。“盐！”他狡猾地笑起来。“你回家塞进洗衣机里，它就无影无踪了。”

说实话我有点嫉妒秋一，为什么每一次他都比我先猜到谜底呢。我一点都不认为他比我聪明，他的爸爸妈妈给他买旅游鞋或是衣服，他总是挑最便宜的那种。我想，我只是在猜谜这件事情上不大在行而已。这是一种特殊才能，不是任何人都具备的。

小阿哥好像对他的回答很满意，就说那我今天要给你们猜几个难一点的了，这可是最新的升级版，都是同数字有关的。一听数字我的脑子就开始发木，秋一却把腰弓了弓，好像就要百米赛跑似的。





这不仅因为我是读着安徒生的童话长大的，更因为我现在和大师一样，小阿哥说：“九点——打一字。”
也是为孩子写作的人，我的脑筋还没有发劲，秋一就飞快回答说：“丸，药丸那个丸。”

小阿哥在安徒生的铜像前，我仿佛听到大师永恒的心在强劲地搏动，大师亲切的话语通过他的眼神和他握着书的手源源传入我的心扉……
秋一眨了眨眼睛，只想了几秒钟，说：“半，半土的半。”

小阿哥好像根和它周围有许多古老而美丽的城堡。”

但在我的眼里，哥本哈根本身就是一座城堡，一座迷人的童话城堡，儿童文学的城堡，不朽的城堡。
谜的那个思路，我脱口而出：“汁，果汁的汁。”

小阿哥哦了一声，诧异地看了看我，说：“小春，原来你蛮厉害呀，以前是装的吧？”
【赏析】

我脑子里的缝隙立刻全都合拢了，一团漆黑。
这个儿童文学作家，诗人走进北欧，看到的自然是与儿童与文学有关的人文景观。这篇散文很好地把风土人情、自然风景以及个人的情感和思想融为一体。就连秋一都被难住了。他紧紧地咬着嘴唇，一声不响。看来这真是一个难猜的字谜，九十九，九十九就是九十九，一个数字能有什么意思呢？

小阿哥撩起自己的T恤衫，用衣襟擦着脸上的汗，等了一会儿，见我和秋一都傻傻地愣着，就心满意足地站起来说：“好了，我回去了，下个星期六见，你们慢慢猜吧。”

小阿哥走后，秋一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招呼也不打，转身默默地消失在猫眼后头了。



这个该死的九十九，像一张九十九个洞眼的网，把我和秋一从头到脚罩了起来。无论走到哪里，它都死皮赖脸地跟着我们。走路去学校，走了九十九步，才刚刚走到街口；到了校门口，一眼看见九十九个都不止的男生女生，正在朝教室里涌进去；中午到食堂吃饭，连米饭加菜蔬，恰好用

了允十先分钱，一块钱找了一分，下午听观摩大课，两节课开起来，也是来学雷锋的……九十九无处不在，可惜，这些九十九都不能也没有变成一个

我和秋一想要的一个字儿。你想想，九十九怎么能变成一个字儿呢？

那块横幅上写的是，免费供应午餐。导游在一旁小惠说，这是慈善活动，他们将商家即将报废处理掉的还在保质期内的食品收集来，提供给需要

帮助的穷人。“杂”字多了一竖。我泄了气，对秋一说：“那你自己去猜好了，我横幅下有好几个秋兰也是二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脸上光干元粮洋着

都卷起果子。我又说：“要是在寒暑假，爵爵箩一点，我保证你能猜出来，可现在作业这么多，脑子里哪看见一点空地方呢？算了算了，不猜了，就让小阿哥说我们低智商好了！她的同学见了，也都一起停下手里的活，转过身去将一个

个背对着我。男孩女孩们一边捂着嘴笑，一边窃窃私语。秋一摇头。我继续起劲地说服秋一：“你看，我们一进门，吃了晚饭就要开始做作业，直做到十点钟。洗好脚上床，刚刚想要猜谜语，就睡着了；游不是说，他们是来学雷锋的吗？雷锋做了好事，从不希望别人知道，不是也有一样啊！他们兰兰可是把我当成记者了，怕我将他们的形象在媒体上曝光。

他们想做“无名英雄”！我说：“可是一猜谜语，我肚子里的东西就全部塞牢了。我赶紧放下相机。秋一说：“那就在去学校的路上好了。”我说：“那样会被大人的自行车撞倒的。

时警惕地注视着我，嘴角还带着一条俏皮的笑。我们一直走到了家门口，还是想不出什么好办法。这幢公寓楼一共二十层，我家在九层，秋一住在十二层，是高哥住十层。我站在大门口的防盗门门前，门楣上挂着秋一免费供应午餐的牌子。秋一施施然说：“哈哈，我有办法了，我们可以不坐电梯，一步一步走上楼，楼梯里很安静，每走一步，脑子就会震动一下，肯定会有灵感来的。”我望着黑暗的楼梯，想起了基岗哥脊背上的蓝花。我说秋一你走楼梯的样子，我肚子痛呢。一边说着，脚上的鞋子已经朝着电梯口挪去了。电梯



梯门合起来的时候，我朝他喊了一句：走到九十九步，答案就会出来的。

事实证明秋一的这个法子也不灵光。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的脚一跷一跷的，眼眶发红，眼睛发乌，小脸整个成了个谜面，是迷糊的迷、入迷的迷，却连一个谜底也没有。我想原来秋一的脑髓也有不通的时候啊，秋一猜不出，我当然更猜不出啦。我立刻原谅了自己。上学的路上，我觉得书包和鞋子都轻巧了许多。更奇怪的是，九十九的谜底连个影子都没有，但我却猜出了以前一直没有猜出的另一个物谜：“青树结青瓜，青瓜包棉花，棉花包梳子，梳子包豆芽。”那天晚饭后妈妈剥柚子给我吃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这个谜面，忽然就把谜底破了。第二天我兴奋地去告诉秋一，他却说：“柚子？没有九十九瓣的。”

每天傍晚放了学，秋一仍然坚持走楼梯回家。他连再见也不同我说，老鼠一般蹿到昏暗的楼道里去了，好像那一层层弯弯曲曲的楼梯，真的藏着什么宝贝谜底。他的脚越来越跷，眼睛越来越红，头发越来越乱，小脸越来越窄，目光发直心事重重一言不发。以前我妈妈总说秋一不知道长得像谁，我发现他还是比较像他家那个从事科研工作的爸爸。

转眼就到了周末。这天小阿哥回来得特别早，公寓电梯快要关上的时候，他冲进来，我逃也逃不掉了。他像个老师一样提问：“呵呵，九十九，怎么样了？”我不说话，紧跟着他直达十九层，在他家门口，郑重其事地对他说：“求求你小阿哥，你把谜底告诉我们算了。”

小阿哥很诧异，甚至有点生气。他说谜底应该猜出来，不是说出来的，说出来就是作弊。我低着头看着地面，用蚊子一样的声音说，秋一假如再天天爬楼梯，他的脚会断掉的，他的考试成绩也会变成倒写的阿拉伯数字99……我说得差一点哭起来了，小阿哥不停地抓着头皮。后来他终于说：





“好吧，不过，谜底我不能告诉你一个人，明天上午，你让秋一到你家等着，我会来的。”

爱丽丝又响起来，像小姑娘的哭声一样刺耳。小阿哥走进来，脸上笑咪咪的，很有同情心的样子。他把双手插在短裤的袋袋里，用老师的腔调说：“一个星期过去了，你们没有进步，也许我上次没有说清楚，这个九十九，不是阿拉伯数字，也不是中国汉字的大写，而是汉字普通数字的写法，是一，二，三的那个九。”他用手指在空中比画着，又说：“为了不影响你们学习，现在我决定把谜底告诉你们，同时也教给你们解谜的另一种方法……”

房间里突然发出一声尖叫：“不要！小阿哥，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告诉我谜底，我一定要自己猜出来！我会猜出来的！”

我回头看秋一，他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，好像马上就要晕过去了。紧接着，他急匆匆走到门口，飞快地走了出去。好像再晚走一步，耳朵里就会听到小阿哥泄露的谜底。

我和小阿哥都愣在那里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

我的脑子里忽然跳出很久以前，小阿哥给我们猜过的一个谜语：“不是葱不是蒜，一层一层裹紫缎，说葱长得矮，说蒜不分瓣。”那次，我一下子就猜到了谜底——是大头洋葱。

秋一不是蚯蚓，是个大头洋葱！

小阿哥脸上的笑容不见了。他走到门口，背对着我说：“你也应该像秋一那样，猜不到就一直猜下去。好了，下个星期六见！”

下一个星期六，秋一根本没来我家。上学放学的路上，他总是不停地在





手掌里划道道，我真怕他会得关节炎。到了再下一个周末，期中考试的成绩单出来了。一向双百分的秋一，算术课得了九十九分，呵呵，这可是个新闻你能想象吗？在他们教室的窗外，就是浓郁的森林；在他们学校的门口，就是银绸般的湖泊和美丽的童话小岛。他们整个儿仿佛就生活在童话中。

秋一，没关系，好比少了一小撇，下次再补回来好啦……”这也难怪，在仅有五百多万人口的芬兰，却有大小六万多个湖泊。平均不到一百人就拥有一个美丽的湖和湖上的小岛。而芬兰国土的69%全都是森林。难怪连他们的城市也被森林淹没了。

我只好把刚才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。

我们去的小岛叫情侣岛，也有人叫它松鼠岛，是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一部分。秋一突然蹦起来，像一只灌足了气的足球，嘴里发出哦哦的怪叫。然后

他又快快蹲下，弯腰在地上寻找什么。后来他总算找到了一粒小石子，他招我们的向导是在芬兰留学的湖南籍中国女孩。她见我们玩得痴迷，冷不丁泼凉水说：“这儿算啥？芬兰最好玩的地方不在这里，在北方，在北极，那里有圣诞老人的故乡。”

“百”字，紧接着，他用拇指把百字上头那一横抹掉了——百字就变成了一个“白”字。

我信她的话。不过，在没去北极之前，这里仍是我最喜欢的芬兰小岛。

“你看，这就是谜底——”他点着那个白字，汗珠从他额头一粒粒冒出来：“九十九，九十九就是一百差一，百字抹去一小横，不就是个‘白’嘛，肯定没错！你说呢？”他使劲拍着自己的后脑勺：“这么多天，怎么就没往这里想呢……”

二、“雷锋”在哥德堡

在我的镜头里，有许多北欧孩子的脸，他们大都开朗，爽直，个性张扬。每当我举起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总是会张开笑脸，有的做出一副夸张滑稽的表情，有的高高翘起大拇指，有的用食指和中指组成“V”字形，秋一一拳头出出气，我说这个谜底应该算我们两个人猜的噢，全靠我提醒你的。秋一说算就算，只要小阿哥说对了就好。

可是那天，在瑞典城市哥德堡的街头，我却遇到了一群害羞的中学生。

但是那个双休日，小阿哥被他爸爸带到普陀山去了，我们没法知道这个。那是在市政广场的一角，身旁的运河在日照下闪烁着美丽而耀眼的光泽。“白”谜底猜对没猜对，我们像两只热锅的蚂蚁，在电梯里团团转。一趟一

